

张石山散文随笔选辑

叙述的乐趣

XU SHU DE LE QU

张石山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述的乐趣 / 张石山 著 / 三晋出版社 2011. 1. 1

ISBN: 978-7-5457-0319-1

张石山散文随笔选辑——叙述的乐趣

作 者：张石山

出 版 社：三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

页 数：270

ISBN: 9787545703191

定 价： 43. 00

序

序言 无价码的清贫

始有一部分人富起来，既而沿海特区兴盛发达。屡有号召要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只证明着他们的地位不曾提高。于是他们就有机会保持清高，穿起精神的长衫，傲视群小。他们的贫穷贫寒便也与众不同，格外雅致，叫做“清贫”。

清贫，以我理解应是一种境界。好比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砍柴挑水，无非求道。开悟之前做什么？砍柴挑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步到哪儿去了？

清贫，大约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清寒、贫寒，我们是太熟悉了。这是我们曾有的状况和此在的现实。这类字眼与清贫近义，内涵却相去太远。

西方人为减肥不乘轿车而步行，便有人沾沾于中国老太太爬六楼多么利于健康。你以为他在说相声，他偏一本正经如此认为。至于渴望发财却又没有能力改变贫寒处境，转而就糊一顶“清贫”纸帽招摇过市，自欺欺人，最多算是一则幽默。

处境贫寒，却又并不全然在于个人能力。学富五车，三国外语；皓首穷经，博学鸿辞；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学术建树，著作等身——病榻前方才补评了副教授职称，分一套两居室还说是落实了什么政策，因而感激涕零，结草衔环无以为报。如此寒士，所在多多。这种境况就接近悲剧了。

这时，我们很难幽默。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人民未解放”，近年报章已不再聒噪。倒是“十亿人民九亿商”之类民谣大为流传。敢于承认落后，勇于追求富裕，时代毕竟不同了。

但我们的作家文人，铁肩担了道义，妙手也善写文章。大众的日子远远没有达到小康，文人自身也多数仅能温饱，便早早地担了一份心思：生怕财富腐蚀了我们纯洁的灵魂。据说，这叫精英意识，又称终极关怀。伟乎其大，危乎高哉。

以东亚儒学文化圈而论，亚洲四小龙，富足起来的社会自然有其伴生的富贵病，但人们的灵魂是否已遭腐蚀、是否已经堕入地狱，大可商榷。

古话虽说“富贵生淫逸”，但也讲“贫寒出盗贼”，更有一句“衣食足而后知荣辱”。都是道理，都有道理。而道可道，非常道。

文人墨客喋喋不休所卖弄的那点“关怀”，实在不合大道，不够人道。骨子里人格仍然传统，抱定“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等等观念来批判现实，这批判因而颇有刺鼻的霉味儿。

物欲可能横流。在中国倒是物欲未曾大大横流，有待横流或难免横流。何况，物欲多半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何况，芸芸众生平头百姓所巴望着的不过首先是物欲的满足。我们读了几本书，能写几个字，会思索一点问题，所思所写者便和大众欲求拧着

劲儿，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见不少巨贾小贩，整日价孜孜以求，我们难免替他们发愁。我们街上卖老豆腐的一位老者，见他从五十岁卖到七十多岁，脏腻腻地愈卖愈老。星级宾馆豪华套间内的款爷们，则电话频繁，合同催命，风险投资，夜不成眠。人生一世，赤条条来去，只需骨灰盒子一个，忙个什么？我们却只能公允评价，这些人在欲望杠杆的撬动之下乐此不疲，满足私欲的同时造福于社会。

这些人，也许动机并不高尚，结果却是利己利人，利国利民。

当然，他们也就天生与清贫无缘。

贫穷的人，引车卖浆者，可能智识高深、情趣风雅；富足的客官，也许内心空虚，俗不可耐。当然，也可能穷酸兼了恶浊，豪富偏生清隽。清而贫，贫而清，甘于清贫，安于清贫，应为难能。难能则可贵，清贫故尔无价。那是一种洒脱的气度，那是一种安之若素的状态，那是某种风骨，那是某种境界。起码，我自量距离那境界相当遥远。心向往而不能至。

曾看到一位学者著文介绍某田园诗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脱离诗坛到京郊农村落户，自身直接步入田园而不再写诗。噫！得其所哉！

处境窘困而喊清贫，或者是因了无奈。“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听者无需师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

处境优越而讲清贫，或者就带了矫情。

清贫者那里会自诩，那里又企望他人认可？

这题目于是可能一说便俗。

“清贫”二字，十足高级的汉语词语，担心翻译家将它介绍给外国人会失其神韵。安贫乐道，庶几近之。

中国人得意时尊儒入世，失意后崇道出世；清浊犹如忠奸，哪里能如评话小说一般简单分辨得出。

无价码的清贫，难度量的清贫，于是或者只可用来表述某种生存境况。至于达到清贫境界，浮躁如我，断不敢言。

以我的拙眼来看，四周却也茫茫。

念天地悠悠，前或应有古人，后或当有来者。

（发表于《随笔》1996年1期，入选1995-2004《随笔》作品精选《随笔佳作》。）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都市的咒语.....	1
第一节 排队.....	1
第二节 挤车.....	2
第三节 马路.....	4
第四节 公园.....	5
第五节 公厕.....	7
第六节 医院.....	9
第二章 今古奇谈.....	11
第一节 诸葛何尝善用兵.....	11
第二节 绝代英雄数曹公.....	13
第三节 和番哪怕不昭君.....	16
第四节 歌舞帐下犹美人.....	19
第五节 三郎拼命何猖狂.....	21
第六节 妖精三打孙悟空.....	23
第七节 千古罪人赵匡胤.....	26
第八节 成吉思汗谁家汗.....	28
第九节 报国无奈愧精忠.....	30
第十节 杀人魔王张献忠.....	32
第十一节 婊子怎生多牌坊.....	34
第三章 语言的馆舍.....	38
第一节 山西有个老大爷.....	38
第二节 少小离家老大回.....	39
第三节 远上寒山石径斜.....	40
第四节 古原最美夕阳红.....	41
第五节 斯诺“害怕”为何情.....	42
第六节 山西话里多入声.....	43
第七节 酸甜苦辣细细品.....	44
第八节 语言馆舍是家园.....	45
第九节 文字仓库大囤圆.....	47
第十节 倭寇成了麻胡子.....	48
第十一节 山西方言真调侃.....	50
第十二节 符号的解读.....	51
第十三节 禁忌的存在.....	52

第十四节 直觉的磨损	53
第十五节 艺术的循环	54
第四章 文学的反思	56
第一节 激昂而盲目的吹奏	56
第二节 观念嬗变的痛苦	57
第三节 英雄崇拜的怪圈	60
第四节 独腿巨人的无奈	61
第五节 有文化的阿	63
第六节 谢绝圣人楷模	64
第七节 无权居高临下	68
第八节 叙述的乐趣	70
第九节 我与书	71
第十节 叙述虚构	75
第十一节 小说创作随想	81
第十二节 无雪的暖冬	85
第十三节 五十知天命	86
第五章 温柔之海	88
第一节 阅读伏羲	88
第二节 夹生旦	92
第三节 膜拜大地——《孟县古话集》序	99
第四节 民间数学智慧	104
第五节 温柔之海——关于女性的话题	108
第六章 序言捡拾	111
第一节 师尊马烽	111
第二节 焚尽膏骨，烛照烽台——远去的马烽老师	113
第三节 我们有权参与——汉城奥运会后重读《强国梦》	118
第四节 贫瘠的奢华——读张锐锋散文近作	120
第五节 话说钟道新	122
第六节 古城灵韵化芝兰——读王西兰新作《大唐蒲东》	125
第七节 文明的精灵——读冯璐专著《晋东南密码》	128
第八节 携手行吟——序侯诂望散文集《路上》	130
第九节 拿云心事托少年——印象唐晋	131
第十节 珍藏的诗心——话说诗人古董商雪野	132
第十一节 仁者爱人——序徐建宏《文朋列传》	134
第十二节 潜藏的卓越——徐建宏文集《尘世笔记》序	134
第十三节 闻道有先后——《彭图小说》序	136
第十四节 大地的吟唱——杨志忠小说集序	138
第十五节 书神效天宇诗情追浩大——读钮宇大古体诗词集《笔耕余韵》	139
第十六节 水边丽人——说葛水平	141
第十七节 生命焚烧的光芒——评陈为人作品《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142
第十八节 从容的通俗——且说胡经伦	142
第十九节 拒绝阉割——刘淳与他的《中国前卫艺术》	145
第二十节 蒙斋读史——读后感言	148
第二十一节 文采光耀诗心珍藏——阅读翟耀文	148

第二十二节 我思故我在——序崔庆和文集《实践与思考》 150

第二十三节 书写未来..... 151

第二十四节 仁者爱人智者知人——《石涛悟语》序..... 151

第二十五节 达于大道——读崔达道先生摄影集 153

第二十六节 生命的光环——赏读三晋五家画作 154

第七章 自序选萃..... 156

第一节 你将如何走过历史——自序《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 156

第二节 未来世纪的考古索引——《拷问经典》自序..... 157

第三节 一苇渡江——《拷问经典》前言 160

第四节 九转丹成——《拷问经典》后记 161

第五节 草根经典——《人间耳录经》自序 162

第六节 为小人物立传——回顾《鏊柄韩宝山》的写作..... 162

第七节 《单身汉的乐趣》后记 165

第八节 历史的担当——剧本《吕梁英雄传》自序 165

第九节 当代的抗战——剧本《吕梁英雄传》后记 170

第十节 手足的关注——《兄弟如手足》后记 171

第十一节 走马黄河的预想——《洪荒的太息》自序..... 174

第十二节 走马黄河狩猎心得——《洪荒的太息》后记..... 176

第十三节 《洪荒的太息》创作谈 177

第十四节 《洪荒的太息》对谈录 179

第十五节 长歌短调唱儿郎——诗歌集《永远的三月》自序..... 182

后 记 189

弃袂褙书（代后记） 190

第一章 都市的咒语

第一节 排队

人类文明进化的每一个历史时代，都市皆是人类所建造的辉煌存在。在当今，都市简直就是现代化的具象。当考古学家到荒原去山野发现与验证人类曾有的历史文明的时候，现代人在都市建造着行进中的文明历史。

就我所知，在某些北京人的心目中，外地人即便是都会级的城里人，只要不会像他们一样用鼻子来哼那种京片子，那就是土包子。而在多数上海人的想象里，除了“阿拉”上海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乡下。农耕文明托举出中世纪的伟岸城阙，工业文明建造了现代都会，都市人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异化。他们仿佛中了神秘的魔法。人所建造的都市似乎变成一种怪物，反转来蛊惑着人们。好比人们发明了机器，机器原本是人的手臂的延长物，而机器从被人制造出来之初就异化为人的对立物与反叛。都市，无声地念颂着种种反叛的咒语。

我是在太原出生的，从两岁上被送回农村乡下随祖母生活，直到十二岁来太原读中学。在此期间，我每个假期都要来太原探视父母，应该说与城市并不曾隔绝往来。何况我正式作为城市居民，有城市户口，吃市民供应，已经有四十年之久。然而我至今与城市生活有些格格不入，不知是都市不肯接纳我抑或是我拒绝都市。在这种格格不入的对抗当中，我发现了城市创造出了许多它特有的名堂话语。或者说，我破译出了现代都市的若干咒语。正因为如此，都市与我就更加格格不入。

咒语之一，是为“排队”。

最早，几乎只是出于本能的抵触，如果在乡下我最害怕的是推磨，那么在城里最恐惧的就是排队。

乡下农家孩子，小小年纪砍柴挑水什么不干。而推磨，绕了磨道不停地旋转，“路遥遥而不远”；耳边是单调重复的石磨声，“雷轰轰而无雨”。磨眼很小，笕子很细，三两升面，足足要绕着磨道转一晌午。那是一种折磨，那是一种惩罚。没有任何劳动的欢乐，只会令人急厕急尿。

来到城市，几乎干什么都得排队。而排队给人的惩罚与折磨，不知要超过推磨多少倍。买菜买粮，称盐打醋，要排队；吃食堂，上茅房，也都得排队。买二分钱茺荑，排十来丈长的一支队伍。有人插个儿，前边打起来；有人上厕所，傻傻地站在末尾。队伍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与你焦急的程度成反比。越是快要排到跟前，速度就越慢；而你越焦急，那茺荑会变得越少。十次当中至少有五次，当你排队排到目标跟前时，那目标会从你的等待与盼望中消失。

在那无处不在的排队的等候里，人的生命被残酷地消磨。宝贵的时光，奇妙的青春，在几乎毫无意义的排队中飞逝，极乐鸟一样飞去再不回来。无奈的诗人们说：

漫无目的的等待中，我站成一棵树；蹲成一只邮筒，躺成一段荒芜的海岸。

——现代诗便这样诞生了。

如果说，在短缺经济时代过去之后，城市居民买菜再不需要排队；那么，许多无形的队伍依然存在。都市，从来都不曾收起“排队”这一条咒语。

等候分房子，人们要排队。等候评职称，人们要排队。著述等身、学富五车，患了不治之症，排队排到病榻临终方才补评了什么副高职称，家属分得一套两居室住房，感激涕零，结草衔环无以为报。而分房子怕高，评职称嫌低，乃是人之常情。牵扯到具体利益、生活水准、社会地位以及国人特别看重的面子。因而，排队固然焦心上火苦恼无聊，人们依然不得不来排队。

据某些学者的某种理论分析，我们的社会是什么“官本位”体制。即便是普通老百姓，也能注意到自下而上越来越高同时越来越窄的那种官僚阶梯的存在。普通科员，想当副科长科长；科长希望能够升任副处长处长；处长们盯视着副厅长厅长的位置。纳入这个阶梯或者已然登上这个阶梯的人们，在这一特殊的队伍中更得排队。插队加塞儿的情况时有发生，卖官鬻爵的丑闻也寻常现于报端。事实上只有少数幸运儿可以攀升到那阶梯的某一档次，更多的排队者不期然之间白了少年头。偏是升达相当高度的幸运儿，还要吟唱苏学士东坡翁的《水调歌头·中秋》，说是“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听说城市户口要实行开放政策，眼下农村人巴望进入城市的热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好比有人希望成为北京上海的市民，上海北京的主儿却又希望出国；又好比山村女孩子想嫁到县城，县城的姑娘们却瞄准了省城；现代化城市奇妙的吸引力在它周围造成了源源不断涌来的队伍。

人们在不停地制造差别，差别在不停地煽动欲望。人们造出各种各样的队伍，然后苦恼而愤怒地、焦灼而无聊地来排队。

都市板着冷漠的面孔，念动它的咒语。各种各样的队伍层出不穷，每一支队伍都十分拥挤。

排队，排队。

火葬场浓烟滚滚，似乎只有这儿是拥挤的现代都市的一个排泄孔。

但即便在这儿，人们依然得排队。

第二节 挤车

本世纪末，流行一句口号，叫做“全球一体化”。这口号无论多么伟大神圣，令人不敢苟同。首先，所谓一体化是以传统的欧洲为中心，以西方的价值尺度为标准；其次，在这样的口号之下，极其可能取消世界原本应该的多样性。多样性的消失，个性的消失，那简直就是世界的末日。

全球一体化与现代化两个口号，不知哪一个可以涵盖另一个。而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走向现代化的世界正同时走向了城市化。城市的数目越来越多，原有的城市则规模越来越大。如果说城市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是人类社会的进步，那么，任何进步都必须付出代价。

城市对土地资源的占用是最为显而易见的。何况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被它自己所排泄的垃圾所包围，污染与破坏着环境。各方面的惊呼此起彼伏，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危及着“可持续发展”，城市却在继续蔓延膨胀，如大地肌体上的癌变。

城市嫌小，要叫都市；都市还不够响亮，改称都会；都会分了级别，许多城市又要

努力成为世界级的大都会。大都会，都会，都市乃至城市，大有大的难处。居民太多，住房紧张。而人们住在哪怕是现代化的大楼里，鸡犬之声不闻，也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人们要上班，要上学，要购物，要逛街，交通问题于是成为一个问题。步行利于健康，有助减肥，事实上不可能所有的上班族都步行。你硬要步行也允许，住在朝阳区十里堡，上班在海淀区中关村，竞走运动员也得走三个小时。

为了提高速度、节约时间，各种代步工具应运而生。人们造出了自行车和摩托车，小轿车和大轿车。神奇的大自然让飞禽进化出翅膀，让走兽进化出腿脚，让鱼类进化出尾鳍；造物主却百密一疏，他不曾让动物进化出行走的轮子。是大自然的骄子人类，创造出了轮子。人类从此可以借助轮子的连续滚动来代替双脚的交替移动，如太乙真人为哪吒装上了风火轮。

据说发达国家私人拥有小轿车的比例相当高。这当然不能证明美国的月亮比我们的更圆。用同样公允的道理来讲话，报纸电视上总是报道外国地下撞车天上掉飞机，丝毫无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交通难题。中国人，中国各大都市里的人，私人有小轿车的不多。除了出租车，满街跑的各种豪华次豪华的小轿车倒是不少，但那不是私车而是公车。那是各级官员也就是人民的公仆们为人民服务而不得不乘坐的，公仆们很辛苦，坐车坐得屁股疼也毫无怨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市民属于人民当然也是主人级别，因而能够免于屁股疼痛不坐小轿车。大家愿意走路呢，既锻炼身体又减肥。好比六层楼不设电梯，让小脚老太太来爬，实在好处极大。不想走路，可以骑自行车。不想两条腿那么穷折腾，还可以坐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票价并不贵，一般说来也还平稳快捷。人们上班逛街完全坐得。缺点倒也有，就是有些挤。不知到底是因为人多还是因为车少，平稳快捷又便宜的公共汽车总是很挤。所以，我们的都市就又祭起它的一条咒语：挤车。

就我极其随意的浏览所见，中国作家们写文章说到挤车的相当多。足以说明挤车在中国都市的普遍性与深入人心的程度。

挤车，首先是站台上挤。汽车停靠过来的时候，大家从狭窄的车门往车上挤。争先恐后、当仁不让、舍生忘死、你死我活。发扬钉子精神，不忘楔子精神，简直有不怕被挤死的精神，几乎还有不惜挤死他人的精神。车门那儿分明发生了骚乱，接近爆发了战争。不明就里的旁观者，会以为车门外是地狱、车门里是天堂，或者外边水深火热、里边月白风清、鸟语花香、有夜莺歌唱、有天使飞翔。

几乎小死一回，简直得庆生还，终于挤上车。且不说号称“无人售票”其实是“有人不售票”，挤上去之后发现还不如在下面。车里人挨人，人挤人，大腿纠缠着大腿，胸膛贴着胸膛。两个男人或者夹着一位女士，不知那叫热狗还是三明治；女士的手臂被挤在下面抽不出来，抓住的又不知是鸡蛋还是火腿肠。有扒手乘机作案，第三只手进行工作；有流氓搞地下活动，行话说那是“划火柴”。男人前边衣兜内的钱包不翼而飞，女士后部的裤裙上给画了地图。病弱者呼吸困难，心脏病发作；没有心脏病的也喘不上气来，几乎要窒息。

曾经在站台上舍死忘生向车上挤的人，这时恶毒诅咒后来者继续往上挤。下边的人会说那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仿佛先行挤上去的人吃到了什么好果子。

终于到站，下车。犹如刑满释放，脱离苦海。被束缚的四肢得以舒展，原来自己的胳膊由着自己摆动。被挤压的肺大口吸入污染的空气，饥不择食。有一位刚出车门，外

套上的所有扣子“哗啦啦”掉在地下，在车上时连扣子都没有落地的自由。

车上已经那么挤，大家别再往上挤不成吗？

不成。即便是对号入座的剧院或者火车，买到票子的人们保证有座位，人们还是要挤。检票口永远会挤成一团。因为大家已经形成了某种习惯，否则不会上车。

公共汽车那样挤，大家不去坐它不成吗？

不成。你让我们长出翅膀飞着去上班、去逛街吗？这是抬杠。是你先抬杠，因为不让我们坐车首先就是抬杠。这不是抬杠。这是都市里的实际情形。市民人民，不得不然。

这是都市的咒语。

人们早已中了魔法。

第三节 马路

所谓城市，城也市也。城阙伟岸，市场繁荣。中世纪的城市几乎都是以其城垣作为标志，而城垣或者只是人类最初聚居的村寨堡垒的模仿放大。万里长城，无论派生出多少伟大的意义，在最初，它只是帝王的家天下的围墙。

城市里必然要设置街道，以利人们的出入行走。城市越大，街道或者就越是宽阔绵长。但那也不过是村镇街道的模仿放大。

而在现代都市里，街道不叫街道，叫马路。自从街道称作马路，马路这个名堂也成为都市的一条咒语。

马路，是外来语。不知是音译还是意译。以其中文字样顾名思义，那准是与外国城市早先以马车作为主要的城市交通工具有关。至少在电影电视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马车与马路。车声辘辘，蹄声笃笃，有某种异国情调。

在我的记忆中，直到建国初期，少见多怪的乡下人说起城里的马路仍然充满着神秘敬畏。马路！柏油马路！山汉土包子走上去，不小心就要摔筋斗！

如今的马路，人们早已见惯不惊。依据它的功能用途，切割十分细碎。两边的步行道，特别称作人行道。下了马路牙子，是自行车道，或者叫非机动车道。再往里，是机动车道。按照车辆大小速度或者档次，又分做大车道与小车道。步行者要穿越马路，还有人行横道。斑马线，分割线，停车线；马路隔离墩，隔离栏；过街天桥，穿越地道；路灯，交通灯，绿化带；电车线，汽车站；站牌，广告牌；灯箱，垃圾筒；警察岗楼，噪音监测器；等等等等。

马路，对我们已经毫无神秘可言，也几乎不存在任何情调。

而除了瘫痪病人、初生婴儿，或者在家破译人类奥秘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的气功大师，一般市民经常要上街，要和马路打交道。城里人因而不得不日日面对这城市的又一条咒语。

马路，总是繁忙而拥挤。城市里由于人群聚集，通过马路这城市的通道上的人流量成几何级数增长。人群麇集程度有如蜂房或者蚁窝中的通道。“车水马龙”、“万人空巷”，这些成语产生于昔日的城市，何况当今。人流涌动，磨肩擦背，挨挨挤挤，体臭熏人。车辆穿梭，喇叭震耳，道路壅塞，尾气污染。你想到马路对面，会找不着通道，等不来车流的空隙。那么你乘车过去如何？又往往比步行还要花费时间。繁忙的马路使你更加繁忙；拥挤的街道因你的出现而增添了拥挤。

马路，又是那样冷漠而陌生。满街行人，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包括你在内，人只成为某种符号式的存在。你的欢乐与悲哀，与你的同类们无关。人们会围观各种事故的现场，后来者接着围观那些围观者。而几乎所有的围观者围观事故现场与围观街头杂耍的表情没什么两样：有一种旁观者的兴奋，兴奋的背后是看客的冷漠。你也许是个热心人，你的热心终将在总是冷漠的马路上变得冷漠。

相比之下，在熟悉的山村或者集镇，你到街上的感觉要好得多。满街都是熟人，即便仅仅是中国式的问好“吃过了吗”，你听着也亲切。爱漂亮的女人穿了一件心爱的时髦衣服上街徜徉，她知道是展示给什么人来欣赏。好比作家的创作，有一种期待视野。

今天的天气朦朦胧阴，
小奴家上窑头晒麦根；
奴家我本来是晒麦根，
俺婆婆说我是后生。

阴天，晒什么麦根？分明是成心招摇，还要埋怨婆婆。这首民歌就有点诙谐幽默的意味。而且，它不仅细腻地描述出小媳妇复杂微妙的心理，同时反映出小村庄青年男女偷情作怪的某种可能。民俗与风情，总是远离着都市。

城里的女孩子包括男孩子、女士们以及先生们更爱打扮，女人爱漂亮，男人爱潇洒。红男绿女，招摇过市，绘制着都市马路风景线。但漂亮与潇洒在都市的马路上同时也就被淹没，个人只成为都市风景画上的一粒色斑。

姑娘们也许特别在意自己在马路上赢得的回头率，满足着某种虚荣。然而，陌生人的回头一瞥，绝没有熟人欣赏的甜蜜与温馨。那点虚荣，与山村里窑头边晒麦根的小媳妇的好心情不可同日而语。况且，那回头一瞥也许不怀好意。因而城里有“色狼”这可怕的名词，有“马路求爱”这种荒唐的把戏。遇到这种情况，喜好虚荣就要付出代价了。

马路上，难免会出交通事故。今天冷漠的围观者，也许明天会被人冷漠地围观。

马路上，还有都市的特产小偷和流氓。不仅要抢东西，甚至要抢人。

马路上，有诈骗团伙，有算命先生。他们在时时算计路人的钱包。

马路上，有许多吃江湖饭的，繁华的都市在他们眼里恰恰成为狩猎的丛林。

人们建造了都市，都市里开辟了马路；马路上于是繁衍出它身上特有的种种寄生虫。

马路本来是要人们行走的地方，相当平坦，甚至十分宽阔，有严格的交通法规，有维护秩序的严厉的警察。但几乎每一个城里人都有这样的记忆：从孩提时代，从出生之初，从他能够独自上街，他就听到大人们喋喋不休的警告——到马路上可要小心啊！

这是马路借人的嘴巴发出的咒语。

第四节 公园

公园，是本世纪才在中国流行的新名词。它是相对于皇家园林和私人园林而言的公共园林。

皇家园林，如北京的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规模浩大，气度恢弘。私家园林，如苏州的留园、拙政园，小巧玲珑，匠心独运。这些园林都辟为公园，使普通市民老百姓都可以游览欣赏，政府与人民皆为此而自豪了许多年。政府为人民服务，担其名而行其实；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至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哈哈，西太后的花园，如今咱们

也能进去游玩！值得回家写日记。事实上，不少过来人恐怕真的写过与此有关的日记。

公共园林，过去也有。比如著名的杭州西湖，说李慧娘故事的《游西湖》是几乎同样著名的一出传统戏，还有白娘子与许仙西湖相遇而有一段传奇姻缘。不知那时的西湖是否向游人收取门票？

还有寺庙道观，香客可以随时前往随喜，瞻仰壁画圣像，听高僧老道座上说法。乐意布施，我佛广结善缘；清苦书生，甚至可以反过来在寺院食粥借读，善哉善哉。这些地方绝对不收门票，也不叫公园就是了。

随着都市的现代化，公园成为都市必有的一大景观。从公园对城里人的诱惑而言，这名堂也不妨说是都市的一条咒语。

公园，用石头堆些假山，人工开挖个把湖泊。远离自然的人们希望接近自然，人造自然却首先就背离了自然。高明的，烟柳堤岸，小桥流水，或者让人心旷神怡；拙劣的，大红大绿，堆砌丑恶，破坏审美，叫人堵心。花钱买了烦恼，生一肚子鸟气。

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爬行馆，建造者多半为着赢利，参观者无非为着猎奇。兽中之王狮子、老虎懒洋洋睡大觉，狼在笼子里惶惶游走；自由的骄子雄鹰在铁笼的网眼里注视蓝天，海豚海豹在一个小水池里给游客表演顶球跳火圈。成人们剥夺了动物的自由，将它们关押起来，又叫儿童们来给动物喂食，说是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心。这中间的道理多么拗口，怎么能给我们的孩子讲得明白？

工作日人们没时间，双休日大家又一块有了时间，几乎所有的家长们带孩子来逛公园，公园于是十分拥挤。为利用家长们的爱心来赚孩子们的钱，曾经相对疏朗的公园壅塞了许多游乐场。“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绿树成荫的人民的公园简直变成了“绿林”。

人造的湖泊翻吐泡沫，泛着恶臭。臭气熏得人要吐，随地吐痰罚款。假如你不幸被小偷窃，甚至被歹徒抢劫，你休想顺利找到负责保安的大爷；而你不小心丢一小片烂纸，执法的大娘就在你身边埋伏着。撕票罚款，动作闪电一般。

你走累了，想休息一会儿，找不到搁屁股的地方。条凳上早已挤满，你站在旁边得耐心等待。恋爱约会的青年中年或者老年，才谈到相互拉手的程度，离拥抱接吻的高潮远着哩！绿盈盈的草地，会使人产生某种冲动，你实在想躺在上面打个滚儿。没那门儿！警告牌子竖在那儿，“不得践踏草地”，命令式的句子后边还有惊叹号。像个炸弹。

你想接近大自然，这儿只有人造的种种非自然，而且不许你接近。

假设你生活在乡间，你牵一头老牛去放牧。牛尾甩动，驱赶着飞虫，你用柳枝轻轻鞭牛，甚至用柳枝为自己编一顶凉冠。牛儿饮水，水面有小昆虫“水牛牛”之类滑行，水纹交织，一圈，又一圈。你可以打一回水漂，可以赤脚踩在水边的泥巴里。随便一块草地，任何一处山坡，到处青枝绿叶。牛自己懂得吃什么草，你不必费心教导它。草丛中开满各种细碎的小花，叫做花不知名分外娇；山坡上一派苍翠葱绿间蓦然怒放一株山丹丹，红得要破。老牛卧下倒嚼，你也可以躺在山坡草地上休憩片刻。蚂蚱蹦跳，蝈蝈儿吟唱，金龟子爬动，蜜蜂飞舞。雨后的天空有彩虹，晴日的天空有白云；天空万里无云，蓝天一碧如洗，高远无涯。你与大自然水乳交融，自然而然。

那种恬淡和谐，那份自在惬意，并非出自刻意的寻求，一切皆在不期然之间。

对都市而言，那几乎就接近了天国仙境。

记得建国初期，奶奶第一次来太原游玩。除了商场戏院马路饭庄，父母可以拿出有

别于乡间的东西来孝敬奶奶的还有公园。我们的海子边公园那时叫人民公园，里边兼而有动物给游人观赏。父亲指手划脚一回，母亲小心陪伴仔细介绍一回，奶奶却并不快乐。公园里人多，杂乱，山里的老太太恬静惯了，享受不了这种城里的所谓休闲。至于动物们给关在笼子里，奶奶更看不下去。狼在村子里会吃羊，有时还要叼小孩儿，但奶奶说：看见虫豸们叫关住，眼丢丢的，叫人心里头不是滋味哩！

那是一位没有文化的乡下老太对公园的本能的批判。

我那时刚懂事，觉得我的心与奶奶相通。也许从那时起，我就对都市的这一条咒语有了警惕。

公园嘈杂拥挤，假山假水，市民们在双休日还是要带孩子上公园。由于锻炼活动的场所根本就没有，老头老太们也只好在这里玩儿夕阳红。

人们无处可去，只好屈从都市的咒语魔法，到最不自然的地方扮演回归自然。

而自从踏入都市，人就背离了自然。犹如人们把美利坚设想成天堂，那里却更加远离了伊甸园。

第五节 公厕

公厕，公共厕所。厕所是官话，老百姓叫茅房。

人吃了食物之后要排泄，排泄的场所不可不有。大自然造物，简单低级如蚯蚓，也是两个口。一个口摄入，一个口排出。围棋是人类符号时代的产物，是早熟的中华民族天才的创造。围棋规则简约而变化无穷，入门浅显而深不可测。人类神童般的早慧放射出真理简约的光芒。围棋必须两眼成活。这无疑带有深刻的象征意味。

飞鸟有空中排泄的本能，那是为了减少飞行负担。小动物如松鼠、蛇狸，在它的窝里有居住的洞穴、存粮的洞穴、还特别有排泄的洞穴。孩子们为逮小蛇狸或者成人在灾荒年想找一点粮食，会挖掘蛇狸的窝窠，挖错方向就挖到它排泄的洞穴，村人叫那是“尿岔”。每当此时，除了恼火自己白费许多力气，人们会产生一丝对小动物的敬重。它们懂得干净，并不亚于人类。

处于生物进化链顶端的人类，由燧人氏而到有巢氏，人类的建筑史伴随了整个人类文明史而发展进步。厕所文明无疑也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

美国总统肯尼迪与前苏联首脑赫鲁晓夫曾有过著名的厨房辩论。也有外国观光者、研究家注意一个国家的厕所。那只是关注角度不同，绝无课题品位高下之分。

据说，有的外国投资客商到某企业考察，不看厂房设备，专看厕所。由此来判断此一企业的文明程度、员工素质，最终决定投资的成败去留。那洋鬼子是不是有些乖癖？你可以这样议论他，他却自有他的道理。扩而大之，假如他是要给一座城市投资的客商，那他注意的就是城市的厕所了。

牵扯到投资问题，外国人的观感问题，民族形象、城市形象问题，报纸花边甚至头版位置于是开始讨论厕所问题。好像我们的公厕不是供都市的市民使用的，而是专给洋毛子看的。尽管如此，害怕洋人笑话也同样是羞耻之心，知耻近乎勇。主管部门有勇气面对厕所问题，是市民的福音。

我其实也不乖癖，没有专门谈论厕所的偏好。假如不是这方面有先行者，他们的勇气鼓舞了我，我实在就不敢提起我们都市的公厕。

公厕，这字眼，简直是都市最可怕、最恶毒的一条咒语。

在乡间传统的民宅里，厕所建筑是整个建筑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厕所一般建在院落的一角，通往厕所的线路绕过屋角，甚至绕到房屋的后墙。讲究僻静与隔离。自家人使用的茅房，当然特别注意干净卫生。而且内外有别、男女有别：院墙骑在厕坑上，妇女与儿童在院里上茅房，成年男子上茅房以及掏厕所绕到街上去。

我省还有许多地方，乡间民宅不在院里建厕所。在村外特别划定的区域，集中在一块，各家修建各家的厕所。这样，大家日常起居就更加远离了厕所。

而在城市，或者叫做都市，楼房和烟囱都很高，烟囱里冒着黑烟，楼房贴了瓷砖与玻璃，炫耀着高度、俯瞰着乡村，这儿的厕所却令人不敢恭维。

前不久，城里还是大杂院多。“半种地，伙栽瓜，一个院里住两家”，在乡间就容易闹矛盾、起纷争。城里人没办法，居民密集，住房紧张，十来家挤在一所院子里。平凡的乡下，一般老百姓一家可以拥有的四合院，在都市里属于超级豪华住宅。人民的功臣与公仆才有资格居住。普通市民，只好挤大杂院。

本来是只为一家人设计建筑的厕所，此时要供十几家市民来使用。大杂院的厕所于是成为公厕。

这样的公厕，男女不分，业务繁忙。大家按点上下班，也基本上按时间用餐和排泄。这儿吃着饭，那儿就叽里呱啦弄出些厕所特有的声响，大家也只好听之任之。这一位内急，甚至是腹泻，到厕所门口咳嗽连天，打招呼；里边也连天咳嗽，有回应，像是对暗号。暗号照旧，里边那位却占着茅坑不挪窝。外边这位如同被困的部队呼叫援军，恨不得叫爷爷奶奶。

急着要进去，进去之后又恨不得不进去。污液横流，几乎无处下脚；臭气熏天，宜于使用防毒面具；苍蝇狂舞，翅声如雷；茅蛆横行，满地满墙。这儿假如不是十八层地狱，至少也够十六七层。

那种恐怖的刺激留存于大脑皮层，会让人做噩梦。好比考试的压力使人会做噩梦，在梦中你看不清题目、时间不够。上那种茅房的噩梦，恐惧程度不亚于生活的真实。梦醒来，你会庆幸自己原来平躺在床上。传统的说法和新版《周公解梦》都讲，做那样梦是发财得钱的征兆，中国贫困人口却居高不下。生活的真实与梦境的真实加倍地来折磨都市的居民。

典型的正宗的公厕，情形亦未见乐观。除了一样多的苍蝇茅蛆之外，这里往往另有一景：淫画满墙。即便是火车上的高等乘客软卧车厢的公厕里，也不乏业余画家们的此类作品。

这当然也是我们的公厕文化，文化之一种。

1960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流传一首都市民谣：

高级点心高级糖，

高级老汉上茅房；

茅房没有高级灯，

高级老汉掉茅坑。

那是物质极度短缺时代，人们对等级制度的揶揄。在人们想象中的惩罚里，高级老汉掉到了都市最可怕的地方。

超级都市里，这几年能偶见一些超级公厕。其高级豪华的程度，只是更加强烈地反

衬出一般公厕的低级落伍。

到都市里的公厕真正改变面貌，市民们才可能逐步减缓对公厕这一字眼的恐惧。到每一个市民不再做那种噩梦，都市的这条咒语才会解除。

第六节 医院

农村过去读书人少，因而乡下人格外敬重文化人。因为敬重文化而“敬惜字纸”，将带字的纸页收拾起来，放在火盆中烧化。事情近乎神秘，反映着对文化图腾般的崇拜。

早先，乡下人能够接触到的文化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员，一种是医生。这两种人，村人都称呼他们是“先生”。

教书先生，即便是“错别字先生”，老乡们也一样尊重。有孩子在学堂念书的人家，隔一段时日要请先生来家里吃饭。这样的请客吃饭，成为一种乡间的时尚与美德。到合作化时代，生产队里依然继承着过去的老传统：开学放假，要派毛驴接送先生。很年轻而留着偏分头的教员，不惯骑驴，也得人模人样骑在驴上招摇过市。村口聚集些娃娃、老汉、风流女人来观看。

看病的先生，后来叫做中医。谁家有病人请先生来看，叫做“瞧先生”。相当于都市人讲的“看医生”。“瞧”，村人在这儿当“请”的意思来使用。谁家请先生，至少也得备一匹驴去瞧。有条件的，或者先生架子大的，还得备车去瞧。先生来了，号脉诊病，要花钱，所谓脉礼，相当于医院的挂号费。先生开了处方，当然还得抓药。也得花钱。

农家贫苦，人们活得也粗糙，有病多数是拿命来抗。头疼脑热，哪里算什么病；孩子们爬树上山，摔得头破血流，打什么破伤风，小伙伴冲泡尿就是消毒，抓一把土按了伤口来止血；真正有病，就那么挺着，还得坚持下地上山，某年月日终于一命呜呼，人们还议论说：人家咋行好积善来，一下子就死了！

粗糙的生活磨炼出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意志、超常的抵抗力与生存的自信心。最低我们还不曾听说乡下人减肥什么的。

而现代化，都市化，已经把化人得十分虚弱。

医院，成为现代都市最繁忙的场所。

医院，成为都市的一条威力巨大的咒语。

在现代都市，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在医院出生的。甚至还在母亲的肚子里，胎儿就已经开始接受超检查。孩子们然后在医院的产房出生，而且相当比例的孩子是剖腹产。城市的医院用催产素、产钳、侧切直至剖腹等药物、器械手段来帮助我们的女人生孩子，生育这人类最起码的本能因而退化，女人们不再相信自己天赋的能力。

医院出生的孩子，从此与医院结下不解之缘。孩子稍有不适，家长紧张无比，立即抱了上医院。我们的孩子因而不再有对任何疾病起码的抵抗力，而只有越来越严重的对药物的依赖性。肯吃药，成为孩子可爱的优点；不怕打针，成为孩子勇敢的标志。害怕打针的孩子，恐怖地哭吼：我不上医院！懂事而害怕生病的孩子，则主动强烈要求：我要上医院！

国营体制，公费医疗，又助长了人们对医院的眷恋。看病不花钱，人们何不无病呻吟、小病大养。身体健康不上医院的人，觉得好生吃亏。这一位成了心理有病。于是，有人没病，一定要在医院泡出病来。医生说他没病，他认为医生和他过不去。有人托关

系、走后门，要赖在医院不出来。请他出院，等于要他上杀房。这些主儿，混成了病虫，任何高明的医生医术也对其没半分奈何。

真正有病上医院，发现医院却不是什么好去处。挂号要排队，瞧医生要排队；医生处方先要划价，划价在另一座楼；划价之后，该缴费，缴费得回这一座楼；缴费当然也得排队，取药就更得排队。还不说戴白帽子的小姐女士们脸色难看，聊天没完。这一套繁复的程序，使你小病急成大病，胃口疼急成心绞痛。

你只是有点伤风，想随便开点药吃，那可不成。医生们救死扶伤，医德高尚，尊重科学，相信仪器，不能光听你说。你即便久病成医，即便前不久刚因为伤风来瞧过同一位医生，医生也要将你从头到尾检查一回。量血压，听心脏；透视，照相；查尿，查血，查粪便；心电图，脑电图；超，CT；磁共振，伽玛刀……医院凭什么来挣钱？反正你也是公费医疗，又不花你的钱，你急什么？急惊风还要遇着满郎中，何况你只是小伤风，你忙什么？本来两颗羚翘解毒丸、三包感冒冲剂就办事，单是检查费用就已经上了千。

况且公费医疗划分了严格的等级。据说叫做不同的待遇，已经形成制度。高级人士想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而不可得，好比首长们想骑自行车上班根本不可能。制度不允许。他们与群众接触一回，得专门安排，像是由导演编排的演出。制度保障之下，小病因而大养。这一位的小伤风，检查费用如果不上千，他就可能爆发急惊风。医院里地动山摇，院长的乌纱帽要搬家。

都市的人们既然由医院接生到人间，多数便也要由医院打发回阴间去。大丈夫马革裹尸，老百姓终死床蓐，都市人得死在医院。普通农民，既没有西方的宗教意识，也不懂东方“生寄死归”的超脱生死观。他们怕死，但又看得开。老得不能动弹了，活着只是给别人添麻烦了，会觉着老天爷该收自己回去了。都市的人则不然。要在医院很夸张很铺排地来死。要吃遍几乎所有的先进药品，要试过几乎所有的超级抢救手段。身上到处切开口子，插满管子。甚至已然成了植物人，也要在医院坚持下去。医生与患者共同为提高人均寿命平均指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经过种种反自然的医院里的现代化程序，然后才是太平房。人终究要死亡，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医院咒语到此时或许才得以解除。

然而不然。人体上切开那么些口子怎么办？得缝起来。尸体残缺，脸色难看怎么办？有人负责化妆。缝好口子画好脸之后呢？送往火葬场烧掉。

传统的农耕大国，人们生于黄土归于黄土不好吗？尸体分解，供养了微生物肥沃了大地不好吗？

不。医院的太平房通往火葬场。都市的咒语后边连着咒语。